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三

碣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三世

大鴻誥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
第六
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

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
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
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透長安門門通
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

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
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
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
抱贊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
捉獐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

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
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了
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鉤難辯曰我腳何
似驢腳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
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
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研額底未
問龍眠考古雖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
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
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不然寶峯不
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
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
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
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

一隻脚在東上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

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

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碑六師曰帶累三世諸佛

生陷地獄僧罔措碑六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

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碑六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

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

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

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

褪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

未逆虜犯淮執師見首長長曰聞我名否碑六師

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

以鉗擊之鉗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

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

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

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

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

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碑六師

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

何祥瑞碑六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碑六師曰東邊更近東曰鴻山的子

智海親孫也碑六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

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

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

商量碑六師曰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

放過一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

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濃春雨歇柏

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寘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鴻山真如菴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閑首楞嚴次

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口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旣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

問僧父母未生之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卽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淨土思禪師法嗣

四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

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捧臨
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跨跳過青天露
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
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

南嶽下十四世

橐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白

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
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吉祥和尚今日以
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
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
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
彌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
麼生會多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鉢墨曰恁
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
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
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端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
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
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
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
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劔
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
喝交馳成藥忌了込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
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

裏藏冰陰影門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
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
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
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翻
獄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
拈花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
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
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頽契還會麼一曲寥寥
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卽差
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
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
堂鼻裏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
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
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嫫嫫成螺
蠶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
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
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
地而行終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
了祇恐你諸人見免放鷹刻舟求劙何故功
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
陽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
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
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
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
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
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
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
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

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壽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
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
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
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

禪六

七

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
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
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曰如法
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
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
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
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
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
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
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

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
聞師曰汝旣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
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
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
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
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
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
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
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
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
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
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
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
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

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舍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

第六
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

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覲著寒毛卓犖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蟲曰紙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

第六
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

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
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
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覲面
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
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

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捩轉
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
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
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
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
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
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
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
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驕敵人狂狗盡逐塊復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
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
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
人天眼目某在大焉克園頭東林作藏主師
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
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
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

沙奪轉胡僧釋六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
頭頭寶所鶴鳴鵠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
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
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

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

道理擊拂子無鑄鏹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
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
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叢分座日嘗
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
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
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
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
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
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
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
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
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
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

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
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
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
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
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
寒懶剃髮鬆髮愛暖頻添搘拙柴破衲伽黎
撩亂搭誰能努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
趨叢席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
值潭晚叢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
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
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嘗
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鉗出老杜詩紅
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
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
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
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
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
迦箇箇平歎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東手盡云
放過放過卽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
盂又作麼生話會鵠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
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

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
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
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豎起脊梁
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
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蹣
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憇東齋道俗愈敬有
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
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
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
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
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覲曰東
邊底又西覲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
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覲了復西觀拄
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
倚闌干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

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

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

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譁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

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鴻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鴻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鴻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

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纖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十六十三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鴻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鴻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鴻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

師同時慕道者否。鴻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鴻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

鴻六

十四

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鴻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

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莫歸鄉去。師曰：「無。」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踐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

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云既知有爲甚麼恁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

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祇如說

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

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

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

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介歸自唐大中末於新豐

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

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

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者慶云古人恁麼道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回

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

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泰首座冬節契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

福六

十七

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倉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

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峰上間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雲居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即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雪

峰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閻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相逢不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

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閻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

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懶師意師曰閻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

禪其

十九

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

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閻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

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

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閻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

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

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保福別云佛非法眼
別云方便呼爲佛

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

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腳師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脚不濕

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

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
桔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却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

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

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

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蟆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

麼地師曰祇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榦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勞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

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

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

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

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
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
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
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
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饅頭時作
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
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
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
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

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
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
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
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盤盛雪明月藏
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
動成窠曰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
形文彩即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
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
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
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
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
四六
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
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
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
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

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繙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畀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猩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

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鞭鞶三不墮凡聖亦名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問僧世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老六義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閻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

中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
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
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

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
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
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
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
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
絕不絕崇壽禪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
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
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
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
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踰山云龍有出水之
機無人辯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

陽六

舌

音釋

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
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
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
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恆沙無一
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

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磬衆
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
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
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
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
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
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
四十二謐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蹠蒲官切音樂莖陳尼切音治之戌切
蹠跚旋行貌莖猪五味子馬音注

碣六

二十五